

因为喜欢,经常去成都耍。在那里,可以放松地坐在街沿喝茶,掏耳朵,嗑瓜子,心情,海阔天空。

酒可独酌,茶难孤饮,但在成都可以。我常常一人一几一杯茶,孤单不孤独,放松又放空。由此我可以静听邻桌的茶客呼朋唤友,海吹神聊。虽止语却市声贯耳,身在此又心游天外。

曾听同事讲了一个她在越南的经历。一天,她见有擦皮鞋的。问:擦鞋多少钱?答:5元。擦毕,递上5元人民币。对方说:一只5元,两只10元。再掏5元扔下。对方:是美元。这下她怒从心头起,吼道:我没有美元。对方:按汇率兑换。我听了笑死。几天后,我在成都文殊院路边茶馆喝茶,正打望眼(川话:看美女)。上来一位嬢嬢,问:先生擦鞋不?多少钱?5元。

5元?这立马让我想起了我的同事。稍加掩



你见过机器人拳击比赛吗?我见过。

电光火石、光芒四射的赛场,炫目大字跳到眼前:C位是“世界机器人大赛系列赛·机甲格斗擂台赛”,右红左蓝的拳台砸向中间。画面中,搏击感炫酷到爆!

比赛开始,拳台上,一个大红手套,一个粉红手套,直拳、勾拳,踢腿、抱在一起。看着看着,我情不自禁地笑了,腿踢向了空气,对面那个早就闪到一边去了,这位依然认真地比画着。到底不是真人,场面萌翻了。

正回味间,只见它俩又抱在一起,一个前倾、一个后仰,差点一起摔倒。再来,移步、试探、转身、出拳,一招一式,一会儿就让你忘记了它们是机器人。凑近看,因为格斗,机器人身上坑坑洼洼,伤痕累累,银白的腿上铁灰的痕,密密麻麻,而它们依然勇猛无敌、斗志昂扬。

担任裁判的是国家级拳击裁判蒋丽丽,规格够高。机甲战士当然也不辜负,本场比赛的四支队伍个个摩拳擦掌,每支队伍3名队员,一名上场,两名后备。机器人身高1.3米,体重35公斤,它们悉数自主搏击、自行思考,击打、摔倒、侧身、踢腿、挥拳,全都自主完成。

机器人的主人说,一路走来,训练、

旅游,看人文。有故事,就多滋味。

淮安市博物馆的第三展厅里,恒温恒湿的灯光静静地笼罩着展柜。我驻足在一只看似寻常的景泰蓝粗瓷大碗前,它的釉色早已斑驳,碗口有两处明显的豁口,碗底沉淀着经年累月的茶渍。这样普通的食器,本该湮没在岁月的长河里,却因展签上简短的文字而显得格外沉重:“1943年冬,地下党员林志明脱险所用器物。老房东陈德厚于碗底藏刀片助其逃脱,次日遇害。”

我不由编织起一幕幕场景:1943年的淮安乡下,朔风如刀。陈德厚蹲在自家门槛上,旱烟袋里的火星明明灭灭。远处土路上腾起的烟尘

旅游

成都嬢嬢

俞果

饰,我故作认真状:是5元擦一只呢,还是5元擦一双?嬢嬢一怔,随即高声道:你这先生怪哟,鞋有一只一只擦的吗?你这5元素茶,到底按一杯算还是一口算?喂!老板,这哥老官的茶你照5元一口给他算钱!我忙说,别喊了,开玩笑的,在越南擦皮鞋是按5元一只算,而且美元计价,我怕了。嬢嬢没听清楚地名,说我们从不“为难”客人。说完递给我一双拖鞋,拿起皮鞋要走。我问干啥子把鞋拎走?我到对面巷子里拎,免得影响你打望眼的心情。她还没有消气,回头又怼我一句:难怪喜欢单吊,一个人跑出来喝素茶,不能再喊一个人成双喝。呛得我无语。

能把5元一只鞋搞怪成5元一口茶的嬢嬢,真是一位妙不可言的非凡嬢嬢。

约五分钟,嬢嬢提着鞋回来了。我一看,说你擦得好亮。嬢嬢笑答:帅哥才靚。这么会说话的嬢嬢,好叫人开心。我抽一张10元给她,说,嬢嬢,今天就按5元一只算。嬢嬢笑纳,说谢谢,我们善良,

比赛,机甲们拳来脚往,砸到身上就是一个坑,摔倒时“咚——”的一声直挺倒地,还好它们个个抗揍耐摔。而我,更喜欢看它们一个个鲤鱼打挺、“喇——”地站起来的帅酷模样。四对选手,两两捉对,胜者晋级。直拳、勾拳、前踢、膝踢……群英角逐,胜者突围。

转眼到了决赛,甲冑木兰对阵能量护卫。上来就踢腿,摆拳,忙得不亦乐乎,裁判围着两位迅速游走,眼睛牢牢盯着它们的一举一动。突然,能量护卫被打倒,裁判开始数“1、2、3……”刚数到8,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,又冲上去,一拳打得木兰一个踉跄,“得、得、得”撞到栏杆绳子上。现场解说说“用最粉的机器人,打最狠的拳”。双方你来我往,金属打击声接连响起。工程师说,它们这些踢打抱摔动作,都是训练出来的;打斗过程中,肩膀、身上也会热的,因为电机、电路的热量。

机器人拳击赛的流畅度很好,说明每个机器人学到的都是专业拳法;人机协同成绩亮眼,人的决策在机器人的行动中行云流水地化出,效果不错;机器人倒地之后的再站立、再格斗,一气呵成。比赛已经结束,但萌萌的、奶凶奶凶的机器人依然经常在眼前晃,我喜欢!

马勃

然,能量护卫被打倒,裁判开始数“1、2、3……”刚数到8,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,又冲上去,一拳打得木兰一个踉跄,“得、得、得”撞到栏杆绳子上。现场解说说“用最粉的机器人,打最狠的拳”。双方你来我往,金属打击声接连响起。工程师说,它们这些踢打抱摔动作,都是训练出来的;打斗过程中,肩膀、身上也会热的,因为电机、电路的热量。

机器人拳击赛的流畅度很好,说明每个机器人学到的都是专业拳法;人机协同成绩亮眼,人的决策在机器人的行动中行云流水地化出,效果不错;机器人倒地之后的再站立、再格斗,一气呵成。比赛已经结束,但萌萌的、奶凶奶凶的机器人依然经常在眼前晃,我喜欢!

引起了他的注意——十二匹快马疾驰而来,为首的正是臭名昭著的还乡团头目王麻子。

“逮着个共党探子!”王麻子将五花大绑的年轻人推下马背。年轻人踉跄几步稳住身形,破旧的棉袄裂开处,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青色学生装。陈德厚认得这身打扮,上月来村里办识字班的林先生,穿的就是这样的衣裳。“关柴房里,明儿一早枪决!”王麻子踹开陈家柴房的门,将年轻人推了进去。

夜深人静时,陈德厚摸黑起身。灶膛里的火光映照着他布满皱纹的脸庞。他从碗柜最底层取出那只景泰蓝粗瓷大碗——这是当年娶亲时,老丈人给的最体面的陪嫁。碗底有个巧妙的凹槽,老人将磨了半宿的剃头刀片小心嵌入,又仔细地覆

淡巴菰又出书了。因为是她的同事,所以有些作品刊出前我都是第一个读者。她的眼里心中和笔下之所以包容、温暖与节制,是因为始终装有读者的身影——与其说她是在写作,毋宁说她在与一位看不见的朋友分享在外游历时的所见所遇所感,细腻从容,繁简自如。

三年前的春天,我在戈壁捡石头,收到她从异乡发来的邮件。那个40万字的文档,是她近一年的日记。她要我挑选一些“读起来有意思”的篇目,以便集结出版。我心知能在一位专业作家的日记里挑挑拣拣,无非是仗着朋友间的宽容,平日里总说些不过脑子的话,贵在诚恳,她却都认真地听进心里。

一年后,当我捧读着那本20万字的随笔集《那时候,彼埃尔还活着》时,我心里清楚,我当初只是把她日记里那些文字按题材作了个大致分类,最终沙里淘金的活儿还是由她自己完成的。我只是略有些讶异,其中一些鲜活的人物与有趣的经历没有收录其中。直到近日拿到这本《总有个地方现在是5点钟》,我才豁然释怀,原来当年那些整块的稍大的石头都被她悉心打磨,成了一篇篇万把字左右的篇章,有些发表在《上海文学》为她开的“彼岸微尘”和《山花》的“西游记”专栏下。这

看出来。你这人确实怪,是不是对你吼两句才舒服?我赶忙道:嬢嬢温柔。她扑哧笑了,说,送你包瓜子,慢慢嗑,慢慢喝。为了感谢她的善意,我说换杯茶吧,换飘雪。飘雪稍贵,15元一杯。最好的飘雪多少钱?碧潭飘雪,25元。是不是用最好的明前春茶窖制的?你这哥老官假老练,我告诉你,明前并非最顶级!

瞅瞅嬢嬢又要发飙似的,我也暗生捉对厮杀的念头。挑衅道:嬢嬢,你别欺我没读过书,明前茶不是天花板,难道冬茶顶流?她十分不屑地“切”了一声:读过点书不得了,我家三代做茶比不过你这书蠢头?笑话!我是真以为她在诈我,几十年的老茶客,谁不知道明前茶为极品。

她见我不服的神态,

说,这没什么,我从事这行当,术业有专攻,不稀奇,你读书多,总有万宝全书缺只角的时候,正常。她的调侃,四川话叫“踏蹻”。一场和风细雨式的碾压。嬢嬢,受教了!

街边边喝了个茶,遭遇两个别具一格的嬢嬢。一杯素茶不淡,一杯飘雪盈香。难忘的成都嬢嬢。

安凉

说,这没什么,我从事这行当,术业有专攻,不稀奇,你读书多,总有万宝全书缺只角的时候,正常。她的调侃,四川话叫“踏蹻”。一场和风细雨式的碾压。嬢嬢,受教了!

街边边喝了个茶,遭遇两个别具一格的嬢嬢。一杯素茶不淡,一杯飘雪盈香。难忘的成都嬢嬢。

安凉

说,这没什么,我从事这行当,术业有专攻,不稀奇,你读书多,总有万宝全书缺只角的时候,正常。她的调侃,四川话叫“踏蹻”。一场和风细雨式的碾压。嬢嬢,受教了!

街边边喝了个茶,遭遇两个别具一格的嬢嬢。一杯素茶不淡,一杯飘雪盈香。难忘的成都嬢嬢。

安凉

说,这没什么,我从事这行当,术业有专攻,不稀奇,你读书多,总有万宝全书缺只角的时候,正常。她的调侃,四川话叫“踏蹻”。一场和风细雨式的碾压。嬢嬢,受教了!

些带着朴素光芒与感动的文字,如今结集成书,如炉中柴火,散发着她一如既往的温暖。

有时掩卷揣想,如果不认识淡巴菰,习惯了刷视频短剧的我还会一页页读下去吗?当然会。

淡巴菰的散文从来不是刻板印象中的抒情悲秋之作,她亦从不写单纯的景物游记,她的文字充满小说式的生动情节与描写,却又

回到心灵的故园

靳凯元

信手拈来,不去刻意营造所谓戏剧冲突,让你明明惊叹,又不得不承认那就是生活的本真样貌;而且,单是那些文章的题目,就让你在几秒钟内产生“揭秘”的冲动——与鳄梨有关的日子,献给陌生男子的芍药,棒球场上的麦田……看似随手采拾,却用心有意,我相信这是她做过十几年副刊编辑的功力。读下去,目光在文字间游走,宿命和无常的感叹不时交叠出现,可你不经意间又会不断滋生出本能的悲悯与同感——这笔下的异乡见闻,果真来自一个自小受东方文化熏陶的讲述者

看出来。你这人确实怪,是不是对你吼两句才舒服?我赶忙道:嬢嬢温柔。她扑哧笑了,说,送你包瓜子,慢慢嗑,慢慢喝。为了感谢她的善意,我说换杯茶吧,换飘雪。飘雪稍贵,15元一杯。最好的飘雪多少钱?碧潭飘雪,25元。是不是用最好的明前春茶窖制的?你这哥老官假老练,我告诉你,明前并非最顶级!

瞅瞅嬢嬢又要发飙似的,我也暗生捉对厮杀的念头。挑衅道:嬢嬢,你别欺我没读过书,明前茶不是天花板,难道冬茶顶流?她十分不屑地“切”了一声:读过点书不得了,我家三代做茶比不过你这书蠢头?笑话!我是真以为她在诈我,几十年的老茶客,谁不知道明前茶为极品。

她见我不服的神态,

说,这没什么,我从事这行当,术业有专攻,不稀奇,你读书多,总有万宝全书缺只角的时候,正常。她的调侃,四川话叫“踏蹻”。一场和风细雨式的碾压。嬢嬢,受教了!

街边边喝了个茶,遭遇两个别具一格的嬢嬢。一杯素茶不淡,一杯飘雪盈香。难忘的成都嬢嬢。

安凉

说,这没什么,我从事这行当,术业有专攻,不稀奇,你读书多,总有万宝全书缺只角的时候,正常。她的调侃,四川话叫“踏蹻”。一场和风细雨式的碾压。嬢嬢,受教了!

街边边喝了个茶,遭遇两个别具一格的嬢嬢。一杯素茶不淡,一杯飘雪盈香。难忘的成都嬢嬢。

安凉

说,这没什么,我从事这行当,术业有专攻,不稀奇,你读书多,总有万宝全书缺只角的时候,正常。她的调侃,四川话叫“踏蹻”。一场和风细雨式的碾压。嬢嬢,受教了!

街边边喝了个茶,遭遇两个别具一格的嬢嬢。一杯素茶不淡,一杯飘雪盈香。难忘的成都嬢嬢。

安凉

说,这没什么,我从事这行当,术业有专攻,不稀奇,你读书多,总有万宝全书缺只角的时候,正常。她的调侃,四川话叫“踏蹻”。一场和风细雨式的碾压。嬢嬢,受教了!

吗?有爱,就缩短了距离,就弥合了差异,就如盐溶化在水中,自然而然带来了理解与宽容。

越读下去,你越会佩服这位写作者。不是所有写日记的人,眼睛里都能替读者看见那么多平凡的人物;不是所有的作家,笔端都能替读者记下那么多闪光的瞬间;不是所有的社会学者,都拥有如此持久的兴趣和不知疲惫的步履;不是所有热爱生命的人,都能永远怀着温柔宽厚的心倾听陌生人的自言自语。对淡巴菰这些非虚构文字的阅读,如同在充斥着光怪陆离的片面的参照系里,照见一面真实客观的镜子。明知她记述的异乡人事物与我毫不相关,但也许越是有距离就越

回到心灵的故园

靳凯元

信手拈来,不去刻意营造所谓戏剧冲突,让你明明惊叹,又不得不承认那就是生活的本真样貌;而且,单是那些文章的题目,就让你在几秒钟内产生“揭秘”的冲动——与鳄梨有关的日子,献给陌生男子的芍药,棒球场上的麦田……看似随手采拾,却用心有意,我相信这是她做过十几年副刊编辑的功力。读下去,目光在文字间游走,宿命和无常的感叹不时交叠出现,可你不经意间又会不断滋生出本能的悲悯与同感——这笔下的异乡见闻,果真来自一个自小受东方文化熏陶的讲述者

看出来。你这人确实怪,是不是对你吼两句才舒服?我赶忙道:嬢嬢温柔。她扑哧笑了,说,送你包瓜子,慢慢嗑,慢慢喝。为了感谢她的善意,我说换杯茶吧,换飘雪。飘雪稍贵,15元一杯。最好的飘雪多少钱?碧潭飘雪,25元。是不是用最好的明前春茶窖制的?你这哥老官假老练,我告诉你,明前并非最顶级!

瞅瞅嬢嬢又要发飙似的,我也暗生捉对厮杀的念头。挑衅道:嬢嬢,你别欺我没读过书,明前茶不是天花板,难道冬茶顶流?她十分不屑地“切”了一声:读过点书不得了,我家三代做茶比不过你这书蠢头?笑话!我是真以为她在诈我,几十年的老茶客,谁不知道明前茶为极品。

她见我不服的神态,

说,这没什么,我从事这行当,术业有专攻,不稀奇,你读书多,总有万宝全书缺只角的时候,正常。她的调侃,四川话叫“踏蹻”。一场和风细雨式的碾压。嬢嬢,受教了!

街边边喝了个茶,遭遇两个别具一格的嬢嬢。一杯素茶不淡,一杯飘雪盈香。难忘的成都嬢嬢。

安凉

说,这没什么,我从事这行当,术业有专攻,不稀奇,你读书多,总有万宝全书缺只角的时候,正常。她的调侃,四川话叫“踏蹻”。一场和风细雨式的碾压。嬢嬢,受教了!

街边边喝了个茶,遭遇两个别具一格的嬢嬢。一杯素茶不淡,一杯飘雪盈香。难忘的成都嬢嬢。

安凉

说,这没什么,我从事这行当,术业有专攻,不稀奇,你读书多,总有万宝全书缺只角的时候,正常。她的调侃,四川话叫“踏蹻”。一场和风细雨式的碾压。嬢嬢,受教了!

街边边喝了个茶,遭遇两个别具一格的嬢嬢。一杯素茶不淡,一杯飘雪盈香。难忘的成都嬢嬢。

安凉

说,这没什么,我从事这行当,术业有专攻,不稀奇,你读书多,总有万宝全书缺只角的时候,正常。她的调侃,四川话叫“踏蹻”。一场和风细雨式的碾压。嬢嬢,受教了!

吗?有爱,就缩短了距离,就弥合了差异,就如盐溶化在水中,自然而然带来了理解与宽容。

越读下去,你越会佩服这位写作者。不是所有写日记的人,眼睛里都能替读者看见那么多平凡的人物;不是所有的作家,笔端都能替读者记下那么多闪光的瞬间;不是所有的社会学者,都拥有如此持久的兴趣和不知疲惫的步履;不是所有热爱生命的人,都能永远怀着温柔宽厚的心倾听陌生人的自言自语。对淡巴菰这些非虚构文字的阅读,如同在充斥着光怪陆离的片面的参照系里,照见一面真实客观的镜子。明知她记述的异乡人事物与我毫不相关,但也许越是有距离就越

回到心灵的故园

靳凯元

信手拈来,不去刻意营造所谓戏剧冲突,让你明明惊叹,又不得不承认那就是生活的本真样貌;而且,单是那些文章的题目,就让你在几秒钟内产生“揭秘”的冲动——与鳄梨有关的日子,献给陌生男子的芍药,棒球场上的麦田……看似随手采拾,却用心有意,我相信这是她做过十几年副刊编辑的功力。读下去,目光在文字间游走,宿命和无常的感叹不时交叠出现,可你不经意间又会不断滋生出本能的悲悯与同感——这笔下的异乡见闻,果真来自一个自小受东方文化熏陶的讲述者

看出来。你这人确实怪,是不是对你吼两句才舒服?我赶忙道:嬢嬢温柔。她扑哧笑了,说,送你包瓜子,慢慢嗑,慢慢喝。为了感谢她的善意,我说换杯茶吧,换飘雪。飘雪稍贵,15元一杯。最好的飘雪多少钱?碧潭飘雪,25元。是不是用最好的明前春茶窖制的?你这哥老官假老练,我告诉你,明前并非最顶级!

瞅瞅嬢嬢又要发飙似的,我也暗生捉对厮杀的念头。挑衅道:嬢嬢,你别欺我没读过书,明前茶不是天花板,难道冬茶顶流?她十分不屑地“切”了一声:读过点书不得了,我家三代做茶比不过你这书蠢头?笑话!我是真以为她在诈我,几十年的老茶客,谁不知道明前茶为极品。

她见我不服的神态,

说,这没什么,我从事这行当,术业有专攻,不稀奇,你读书多,总有万宝全书缺只角的时候,正常。她的调侃,四川话叫“踏蹻”。一场和风细雨式的碾压。嬢嬢,受教了!

街边边喝了个茶,遭遇两个别具一格的嬢嬢。一杯素茶不淡,一杯飘雪盈香。难忘的成都嬢嬢。

安凉

说,这没什么,我从事这行当,术业有专攻,不稀奇,你读书多,总有万宝全书缺只角的时候,正常。她的调侃,四川话叫“踏蹻”。一场和风细雨式的碾压。嬢嬢,受教了!

街边边喝了个茶,遭遇两个别具一格的嬢嬢。一杯素茶不淡,一杯飘雪盈香。难忘的成都嬢嬢。

安凉

说,这没什么,我从事这行当,术业有专攻,不稀奇,你读书多,总有万宝全书缺只角的时候,正常。她的调侃,四川话叫“踏蹻”。一场和风细雨式的碾压。嬢嬢,受教了!

街边边喝了个茶,遭遇两个别具一格的嬢嬢。一杯素茶不淡,一杯飘雪盈香。难忘的成都嬢嬢。

安凉

说,这没什么,我从事这行当,术业有专攻,不稀奇,你读书多,总有万宝全书缺只角的时候,正常。她的调侃,四川话叫“踏蹻”。一场和风细雨式的碾压。嬢嬢,受教了!

吗?有爱,就缩短了距离,就弥合了差异,就如盐溶化在水中,自然而然带来了理解与宽容。

越读下去,你越会佩服这位写作者。不是所有写日记的人,眼睛里都能替读者看见那么多平凡的人物;不是所有的作家,笔端都能替读者记下那么多闪光的瞬间;不是所有的社会学者,都拥有如此持久的兴趣和不知疲惫的步履;不是所有热爱生命的人,都能永远怀着温柔宽厚的心倾听陌生人的自言自语。对淡巴菰这些非虚构文字的阅读,如同在充斥着光怪陆离的片面的参照系里,照见一面真实客观的镜子。明知她记述的异乡人事物与我毫不相关,但也许越是有距离就越

回到心灵的故园

靳凯元

信手拈来,不去刻意营造所谓戏剧冲突,让你明明惊叹,又不得不承认那就是生活的本真样貌;而且,单是那些文章的题目,就让你在几秒钟内产生“揭秘”的冲动——与鳄梨有关的日子,献给陌生男子的芍药,棒球场上的麦田……看似随手采拾,却用心有意,我相信这是她做过十几年副刊编辑的功力。读下去,目光在文字间游走,宿命和无常的感叹不时交叠出现,可你不经意间又会不断滋生出本能的悲悯与同感——这笔下的异乡见闻,果真来自一个自小受东方文化熏陶的讲述者

看出来。你这人确实怪,是不是对你吼两句才舒服?我赶忙道:嬢嬢温柔。她扑哧笑了,说,送你包瓜子,慢慢嗑,慢慢喝。为了感谢她的善意,我说换杯茶吧,换飘雪。飘雪稍贵,15元一杯。最好的飘雪多少钱?碧潭飘雪,25元。是不是用最好的明前春茶窖制的?你这哥老官假老练,我告诉你,明前并非最顶级!

瞅瞅嬢嬢又要发飙似的,我也暗生捉对厮杀的念头。挑衅道:嬢嬢,你别欺我没读过书,明前茶不是天花板,难道冬茶顶流?她十分不屑地“切”了一声:读过点书不得了,我家三代做茶比不过你这书蠢头?笑话!我是真以为她在诈我,几十年的老茶客,谁不知道明前茶为极品。

她见我不服的神态,

说,这没什么,我从事这行当,术业有专攻,不稀奇,你读书多,总有万宝全书缺只角的时候,正常。她的调侃,四川话叫“踏蹻”。一场和风细雨式的碾压。嬢嬢,受教了!

街边边喝了个茶,遭遇两个别具一格的嬢嬢。一杯素茶不淡,一杯飘雪盈香。难忘的成都嬢嬢。

安凉

说,这没什么,我从事这行当,术业有专攻,不稀奇,你读书多,总有万宝全书缺只角的时候,正常。她的调侃,四川话叫“踏蹻”。一场和风细雨式的碾压。嬢嬢,受教了!

街边边喝了个茶,遭遇两个别具一格的嬢嬢。一杯素茶不淡,一杯飘雪盈香。难忘的成都嬢嬢。

安凉

说,这没什么,我从事这行当,术业有专攻,不稀奇,你读书多,总有万宝全书缺只角的时候,正常。她的调侃,四川话叫“踏蹻”。一场和风细雨式的碾压。嬢嬢,受教了!

街边边喝了个茶,遭遇两个别具一格的嬢嬢。一杯素茶不淡,一杯飘雪盈香。难忘的成都嬢嬢。

安凉

说,这没什么,我从事这行当,术业有专攻,不稀奇,你读书多,总有万宝全书缺只角的时候,正常。她的调侃,四川话叫“踏蹻”。一场和风细雨式的碾压。嬢嬢,受教了!



边看边聊

安凉

与树独处的时光

悲欣

(生宣、墨彩、局部内烯) 龚静

坦率讲,与树独处,我是松驰的。我不用忌惮我的话语被泄露,被讹传,被驳斥。树对人类的宽容,是人对人自己的宽容无法企及的。这让我常常感慨,人呀人,为何不能多学学树的胸怀和格局。人间有多大的事,包括那些名利之争。树只占一小片土壤,风餐露宿,却能昂然向上,枝繁叶茂,即便满身伤痕,在不大肆扩张和疯狂的树们的眼里,也不过是一阵风、一阵雨。风雨过后,终归于一种超然的平静。

我对树是充满感佩的。这些从他乡而来的树,更像是生命的使者,它们是为传播神圣纯洁的自然之爱而来的。

我愿与它们亲近。甚至,还常常与那些大树紧紧拥抱。

那是种让人温暖而踏实的拥抱,在拥抱中,我们仿佛又进行了一场身心的交流。毫无保留的,坦荡无比的交流。

它们给予我爱,给予我力量和勇气。拥抱时,我顺着树干,目光穿越树叶的缝隙,仰望天空的无穷深邃,我的脊背挺直,我的颈椎也似乎得以治愈,我像树一样,在这无常变化的天地之间,站出了一个接纳万物,又无惧无悔,坚定与柔软兼有的身姿。

七夕会

个等待绽放的希望。资料记载,林志明负伤奔袭,赶在日军行动前两小时将情报送达。新四军三师某团设伏歼敌三百余人,而陈德厚的遗体三日后才被村民从枯井中找到后掩埋。解放后,陈德厚被迫认为革命烈士。

雪愈下愈大,我裹紧围巾步入风雪中。远处传来孩童嬉戏的笑声,清脆悦耳,恍若无数粗瓷大碗在阳光下轻轻碰撞。这只普通的饭碗里,盛着的从来不只是刀片与饭食,更是一个民族在最黑暗的岁月里,对光明永不磨灭的信念。正如陈红梅女士捐赠时所说:“爷爷救下的不只是一个地下党员,他救下的是黎明前的春天。”

路比画着方向。

“这只碗是去年才入藏的。”讲解员的声音将我的思绪拉回现实,“捐赠人陈红梅女士在整理祖宅时,从灶台夹层里发现了它。这把剃头刀片是林志明同志在解放后专程送来的,两件文物共同见证了一段军民鱼水情深的革命往事。”

我凑近展柜,突然发现碗沿有个细微的刻痕——是“陳”字的半边。这定是老人在黑暗中匆忙刻下的记号,为了让素不相识的地下工作者知道该信任谁。史料记载,陈德厚受审时故意误导追兵方向,就义前仍望着后山小路微笑,而灶膛里的碗还带着余温。

走出博物馆时,早春的雪絮纷纷扬扬。广场上的玉兰树缀满毛茸茸的花苞,宛若无数

上一层热腾腾的高粱饭。

柴房门轴发出细微的吱呀声。林志明以为是行刑队提前到来,却见月光中一个佝偻的身影无声地放下饭碗。老人浑浊的眼里闪烁着异样的光芒,随即退出屋外,故意

碗底的春天

叶振环

咳嗽两声——这是告知哨兵换岗的暗号。

高粱饭的香气勾起了林志明的乡思。当他咬到碗底的硬物时,月光正好照在刀片的寒光上。割断绳索的瞬间,他听见自己血脉重新奔涌的声音。扒开柴房后墙的茅草,他看见老人蹲在猪圈旁,正朝后山小